

## 導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讓談論教育的書籍與文章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特別是人文學院的前景，不論在學術圈內與圈外，它一直是被廣為討論的議題。在戰爭期間，美國的大專院校幾乎都設置了委員會，專門探討基本的教育議題、研擬單項或多項課程的大幅修正計畫。當然，這些學校也沒有錯過較大型的團體活動。舉例來說，美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不僅贊助博雅教育書籍的出版，也規劃不少重要的研討會，探討學院教育的不同層面。若讀者對前述背景知之甚詳，或許會覺得納悶，為何大學委員會報告需要以書籍形式出版。當然，讀者也會接著問：這份報告專門探討大家相當熟悉的主題，也就是學院教育，究竟有何價值？

答案是這本書雖然源自對學院教育的關心，但學院教育並非本書的主要重點。本書反而想藉由文理學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教師組成委員會成員(簡言之，他們是各領域的學者專家)，來探討中學與學院的通識教育問題。換言之，哈佛委員會的報告：〈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目標〉(The Objectives of a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呈現了美國教育的總體圖像。委員會花了數個月的時間思考如何為全美青年提供適當教育，進而得出這份對哈佛學院課程改革的建議(屆時將在哈佛大學全體教職員內部進行辯論)。因此，在

某種意義上，這是一份專家報告；而在另一種意義上，它又是由一群公正陪審團所提出的報告，這些陪審員是決心探求事實的非教育界人士。

這些將生涯投入於大學事務至今的團體付出高度心血與時間，調查現今美國大學的教育狀況，我相信這是前所未見之景象。這些團體受教育學院(Faculty of Education)同僚之邀加入此一活動，根據教育學院的長遠經驗，深知中學無法置身事外。因此，本書前四章專門研討美國教育史。

另一點就算不獨特，也顯得不太尋常：這份報告所呈現的一致性並非基於各種觀點之間的妥協。有人指出，這個委員會成員來自文理學院與教育學院，這種一致性不僅被視為例外，也被認為具有高度重要性。尤其對某些長年聽聞「教育家、中學教師」和「學院教授」相互攻訐而感到氣餒的人來說，這種一致性彷彿是嶄新一日的曙光。序言的作者顯然是個偏袒的見證者，但他認為本書的前四章是個令人振奮的跡象，因為如果學院教授、中學教師與行政人員願意致力於這份工作，他們將能理解彼此的難處。就學術委員會常見的情形而言，我認為本委員會成員可能會表示，倘若他們被迫於數月的審議之後寫成一份報告，則其一致認同且理解的問題本質將會因他們的缺席而變得顯而易見。而本書的標題也可能變成「美國教育研究」。

在本書的「提交信」(letter of transmittal)中，簡要地提及本研究採用的方法。但一般讀者若不能瞭解，這個委員會不僅耗費近三年的時間思索問題，也耗費一天八小時且持續數個星期的時間從事調查與審議，這類讀者將容易忽略重點。來自許多經驗豐富、聲譽卓著同事的協助，以及諮詢許多到劍橋訪問的中學與學院教師，免不了一筆支出預算，而這筆

開銷又超出一般委員會應有的預算。於是，哈佛法人(Harvard Corporation)撥款六萬美元做爲該委員會的預算，相當精確地判斷該任務所需的財務成本。至於委員會成員所耗費的精力與時間，精確來說是無法估計的，且精力與時間的重要性顯然屬於不同的等級。正因爲這些龐大的成本，導致這類學術機構的支出過高。但就這個例子來說，教育問題的重要性與迫切性顯然保證了這項計畫的執行。

本報告的讀者若和作者一樣在乎最後的結果，就會發現這個委員會必須感謝提交信上出現的十二個人，尤其是擔任委員會主席的文理學院院長巴克教授(Paul H. Buck)。熟悉委員會的讀者將會發現本研究背後那雙天才之手，因爲如果沒有主席的執行力與同理心，我們將無法集結這麼多力量，促成此一成功的結局。

本書的潛在讀者主要分成三類：一是關注中學問題的教育家，二是關注大學與學院問題的教育家(我將從事藝術、文學與其他專業科目的教授也納入此類，不論他們是否滿意這些稱呼)，三是非教育界人士。最後一類讀者幾乎不需提醒就知道書(甚至是一份教育報告)必須整體一起閱讀。但那些中學教師、學院教授或行政人員就不一樣了。每個團體內各有其問題，所以他們著重在閱讀這份報告中與這些問題有關的部分。因此，我要對這些人發出嚴正的警告：任何基於片面閱讀所做出的判斷，不僅對作者群不公平，也確實站不住腳。本書必須當成一份完整作品來閱讀。舉例來說，第五章探討某個學院的問題，但這些討論對其他學院而言也可能很重要。讀者若把第五章和前四章分開看待，一定會產生誤解；同樣地，第四章處理中學教育，若讀者將它與第五章分開看待，必定也會產生誤解。

有些讀者一開始可能對書名與主題懷有偏見。他們可能驚呼：「通識教育，那是什麼？我只關心博雅教育，這才是國家需要的。」當作者決定用「通識教育」一詞取代「博雅教育」，他就準備好接受這些批評。就在委員會被任命後不久(確切時間是一九四三年一月)，我向哈佛大學監察委員會(Board of Overseers of Harvard University)做出如下報告：

「……我正在行使任命哈佛大學『自由社會之通識教育』委員會的權力。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來自文理學院與教育學院，我希望他們能思考中學教育與學院教育的問題。而最重要的議題還是每個世代絕大多數人所受的通識教育，而不只是考上哈佛四年制學院的相對少數人的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問題的核心在於延續博雅與人文教育的傳統。光是獲取資訊或培養專門技術與天賦，並無法為理解『保存文明所需為何』提供廣泛基礎。沒有人願意貶低『受到良好教育』的重要性。即便有良好的數學、物理學或生物科學基礎，也有多種語言的讀寫能力，亦沒有為自由國家的公民提供充分的教育環境。因為這類課程並沒有觸及公民做為個人的情感經驗，也無關公民做為群居動物的實踐經驗。那些曾以『時代智慧』聞名、現今被稱為「文化模式」的知識，也少見於這類課程。這類課程不談歷史、不談藝術、不談文學、也不談哲學。除非每一成熟階段之教育過程都持續談到那些以價值判斷為重的領域，不然我們的教育將缺乏典範。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不論高中、學院或研究所的學生，都必

須關心道德與數學意義上的『對』與『錯』。除非學生真的感受到通識概念與抱負(一直是人類生活之深層驅策力量)的重要性，否則他將冒著無知的風險」。

「這類教育目標了無新意；在本世紀的美國，唯一新鮮的是，這些目標首度應用到整個教育體制。以『書本學習』為基礎的正式教育被專業階級所獨占；而最近這種教育卻因其社會意義而廣受推崇。具備某些語言與歷史知識的社會階層，其有限的本質大幅增強這種知識的地位。每個世代都有一群知道如何界定的人將『好品味』標準化。但如今，我們是為大眾關注通識教育(即博雅教育)，而非相對的少數」。

無論讀者是否認為學院階段的「通識教育」等同於「博雅教育」，「通識教育」一詞仍有它的優勢，有助於我們對美國中學教育與學院教育的各種活動進行全面考察。如果委員會只關注哈佛學院，那本書的標題就是「博雅教育的目標」。我們無疑會碰上一點小麻煩，因為各學院的專家一直都磨刀霍霍，準備證明他們的專門領域是否在博雅教育的範疇，或直接做為一門博雅教育。但這些言論從來不曾就通識教育談起。然而，除了爭辯這個常用或常被濫用的形容詞之外，任何有關美國中學教育問題的思考，向來難以讓大學組織一個博雅教育委員會。原因就深深存在於二十世紀的美國教育史中，從我在前文已提過的「教育家」和「教授」之間的分歧可見一斑。語彙成了口號，而教育上的口號與文字之爭並不少於神學。

因此，我希望本書的讀者能暫時放下教育偏見，且在透過一群大學教授的眼睛(包括科學家、古典文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探索當前美國教育體制的情形時，先忘掉許多舊

有詞彙的含意。我也希望讀者在教授們思索美國民主體制得以用來影響未來、保有我們自由社會之基礎的方法與手段時，能多給予他們支持。

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

劍橋，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此試閱檔可能不是最後定稿版本，因此會與正式上市紙本會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 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此書有正式上市或以後有再版機會時再次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